

卷第十一 神仙十一

泰山老父 巫炎 劉憑 樂巴 左慈 大茅君

泰山老父

泰山老父者，莫知姓字。漢武帝東巡狩，見老翁鋤於道旁，頭上白光高數尺。怪而問之。老人狀如五十許人，面有童子之色，肌膚光華，不與俗同。帝問有何道術。對曰：「臣年八十五時，衰老垂死，頭白齒落。遇有道者，教臣絕谷，但服術飲水。並作神枕，枕中有三十二物。其三十二物中，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，八毒以應八風。臣行之，轉老為少，黑髮更生，齒落復出，日行三百里。臣今一百八十歲矣。」帝受其方，賜玉帛。老父後入岱山中。每十年五年，時還鄉里。三百餘年，乃不復還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。

巫炎

巫炎字子都，北海人也，漢駙馬都尉。武帝出，見子都於渭橋，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。帝召問之，君年幾何？所得何術，而有異氣乎？對曰：「臣年已百三十八歲，亦無所得。」將行，詔東方朔，使相此君有何道術。朔對曰：「此君有陰道之術。」武帝屏左右而問之。子都對曰：「臣年六十五時，苦腰痛腳冷，不能自溫。口乾舌苦，滲涕出。百節四肢疼痛，又痹不能久立。得此道以來，七十三年，今有子二十六人。身體雖（明抄本、陳校本雖作強）勇，無所疾患。氣力乃如壯時，無所憂患。」帝曰：「卿不仁，有道而不聞於朕，非忠臣也。」子都對曰：「臣誠知此道為真，然陰陽之事，宮中之利，臣子之所難言。又行之皆逆人情，能為之者少。故不敢以聞。」帝曰：「勿謝，戲君耳。」遂受其法。子都年二百歲，服餌水銀，白日昇天。武帝頗行其法，不能盡用之。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劉憑

劉憑者，沛人也。有軍功，封壽光金鄉侯。學道於稷丘子，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，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，尤長於禁氣。嘗到長安，諸賈人聞憑有道，乃往拜見之。乞得侍從，求見祐護。憑曰：「可耳。」又有百餘人隨憑行，並有雜貨，約直萬金。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，拔刀張弓，四合圍之。憑語賊曰：「汝輩作人，當念溫良。若不能展才佈德，居官食祿，當勤身苦體。夫何有腆面目，豺狼其心。相教賊道，危人利己。此是伏屍都市，肉饜烏鳶之法。汝等弓箭。當何所用。」於是賊射諸客，箭皆反著其身。須臾之間，大風折木，飛沙揚塵。憑大呼曰：「小物輩敢爾，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。」憑言絕，而眾兵一時頓地，反手背上，不能復動，張口短氣欲死。其中首帥三人，即鼻中出血，頭裂而死。餘者或能語曰：「乞放餘生，改惡為善。」於是諸客或斲殺者，憑禁止之，乃責之曰：「本擬盡殺汝，猶復不忍。今赦汝，猶敢為賊乎？」皆乞命曰：「便當易行，不敢復耳。」憑乃敕天兵赦之，遂各能奔走去。嘗有居人妻病邪魅，累年不癒。憑乃敕之，其家宅傍有泉水，水自竭，中有一蛟枯死。又有古廟，廟間有樹，樹上常有光。人止其下，多遇暴死。禽鳥不敢巢其枝。憑乃敕之，盛夏樹便枯死，有大蛇長七八丈，懸其間而死，後不復為患。憑有姑子，與人爭地，俱在太守坐。姑子少黨，而敵家多親助，為之言者四五十人。憑反覆良久。忽然大怒曰：「汝輩敢爾。」應聲有雷電霹靂，赤光照耀滿屋。於是敵人之黨，一時頓地，無所復知。太守甚怖。為之跪謝曰：「願君侯少寬威靈，當為理斷，終不使差失。」日移數丈，諸人乃能起。漢孝武帝聞之，詔徵而試之，曰：「殿下有怪，輒有數十人，絳衣，披髮持燭，相隨走馬，可效否？」憑曰：「此小鬼耳。」至夜，帝偽令人作之。憑於殿上，以符擲之，皆面搶地，以火淬口無氣。帝大驚曰：「非此（明抄本非此作此非）鬼也，朕以相試耳。」乃解之，後入太白山中，數十年復歸鄉里，顏色更少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樂巴

樂巴者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而好道，不修俗事，時太守躬詣巴，請屈為功曹。待以師友之禮。巴到（到原作陵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太守曰：「聞功曹有道，寧可試見一奇乎？」巴曰：「唯。」即平坐，卻入壁中去，冉冉如雲氣之狀。須臾，失巴所在，壁外人見化成一虎，人並驚。虎徑還功曹舍。人往視虎，虎乃巴成也。後舉孝廉，除郎中，遷豫章太守。廬山廟有神，能幹帳中共外人語，飲酒，空中投杯。人往乞福。能使江湖之中，分風舉帆，行各相逢。巴至郡，往廟中，便失神所在。巴曰：「廟鬼詐為天官，損百姓日久，罪當治之。以事付功曹，巴自行捕逐，若不時討，恐其後遊行天下，所在血食，枉病良民。」責以重禱，乃下所在，推問山川社稷，求鬼蹤跡。此鬼於是走至齊郡，化為書生，善談五經，太守即以女妻之。巴知其所在，上表請解郡守往捕，其鬼不出。巴謂太守：「賢婿非人也，是老鬼詐為廟神。今走至此，故來取之。」太守召之不出。巴曰：「出之甚易。」請太守筆硯設案，巴乃作符。符成長嘯，空中忽有人將符去，亦不見人形，一坐皆驚。符至，書生向婦涕泣曰：「去必死矣。」須臾，書生自齎符來至庭，見巴不敢前。巴叱曰：「老鬼何不復爾形。」應聲即便為一狸，叩頭乞活，巴教殺之，皆見空中刀下，狸頭墮地。太守女已生一兒，複化為狸，亦殺之。巴去還豫章，郡多鬼，又多獨足鬼，為百姓病。巴到後，更無此患，妖邪一時消滅。後徵為尚書郎，正旦大會，巴後到，有酒容，賜百官酒，又不飲而西南向嘆之。有司奏巴不敬。詔問巴。巴曰：「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，生為臣立廟。今日有耆老，皆來臣廟中享，臣不能早飲（明抄本、陳校本飲作委）之，是以有酒容。臣適見成都市上火，臣故漱酒為爾救之。非敢不敬，當請詔問，虛詔抵罪。」乃發驛書問成都。已奏言：「正旦食後失火，須臾，有大雨三陣，從東北來，火乃止，雨著人皆作酒氣。後一旦，忽大風雨，天地晦冥，對坐不相見，因失巴所在。尋聞巴還成都，與親故別，稱不更還。老幼皆於廟中送之。云：去時亦風雨晦冥。莫知去處也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左慈

左慈字元放，廬江人也。明五經，兼通星氣，見漢祚將衰，天下亂起，乃歎曰：「值此衰亂，官高者危，財多者死。當世榮華，不足貪也。」乃學道，尤明六甲，能役使鬼神，坐致行廚。精思於天柱山中，得石室中《九丹金液經》，能變化萬端，不可勝記。魏曹公聞而召之，閉一石室中，使人守視，斷谷期年，及出之，顏色如故。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，而慈乃如是，必左道也，欲殺之。慈已知，求乞骸骨。曹公曰：「何以忽爾？」對曰：「欲見殺，故求去耳。」公曰：「無有此意，公卻高其志，不苟相留也。」

乃為設酒，曰：「今當遠曠，乞分杯飲酒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是時天寒，溫酒尚熱，慈拔道簪以撓酒，須臾，道簪都盡，如人磨墨。初，公聞慈求分杯飲酒，謂當使公先飲，以與慈耳，而拔道簪以畫，杯酒中斷，其間相去數寸。即飲半，半與公。公不善之，未即為飲，慈乞盡自飲之。飲畢，以杯擲屋棟，杯懸搖動，似飛鳥俯仰之狀，若欲落而不落，舉坐莫不視杯，良久乃墜，既而已失慈矣。尋問之，還其所居。

曹公遂益欲殺慈，試其能免死否。乃敕收慈，慈走入群羊中，而追者不分，乃數本羊，果餘一口，乃知是慈化為羊也。追者語主人意，欲得見先生，暫還無怯也。俄而有大羊前跪而曰：「為審爾否？」吏相謂曰：「此跪羊，慈也。」欲收之。於是群羊咸向吏言曰：「為審爾否？」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，乃止。

後有知慈處者，告公，公又遣吏收之，得慈。慈非不能隱，故示其神化耳。於是受執入獄。獄吏欲拷掠之，戶中有一慈，戶外亦有一慈，不知孰是。公聞而愈惡之，使引出市殺之。須臾，忽失慈所在，乃閉市門而索。或不識慈者，問其狀，言眇一目，著青葛巾青單衣，見此人便收之。及爾，一市中人皆眇目，著葛巾青衣，卒不能分。公令普逐之，如見便殺。後有人見知，便斬以獻公，公大喜，及至視之，乃一束茅，驗其屍，亦亡處所。

後有人從荊州來，見慈。刺史劉表，亦以慈為惑眾，擬收害之。表出耀兵，慈意知欲見其術，乃徐徐去，因又詣表云：「有薄禮，願以餉軍。」表曰：「道人單僑，吾軍人眾，安能為濟乎？」慈重道之，表使視之，有酒一斗，器盛，脯一束，而十人共舉不勝。慈乃自出取之，以刀削脯投地，請百人奉酒及脯，以賜兵士，酒三杯，脯一片，食之如常脯味，凡萬餘人，皆周足，而器中酒如故，脯亦不盡，坐上又有賓客千人，皆得大醉。表乃大驚，無復害慈之意。數日，乃委表去，入東吳。

有徐墮者，有道術，居丹徒，慈過之。墮門下有賓客，車牛六七乘，欺慈云：「徐公不在。」慈知客欺之，便去。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，適上樹即不見，下即復見行樹上。又車轂皆生荊棘，長一尺，斲之不斷，推之不動。客大懼，即報徐公，有一老翁眇目，吾見其不急之人，因欺之云：「公不在，」去後須臾，牛皆如此，不知何等意。公曰：「咄咄，此是左公過我，汝曹那得欺之，急迫可及。」諸客分佈逐之，及慈，羅布叩頭謝之。慈意解，即遣還去。及至，車牛等各復如故。慈見吳主孫討逆，復欲殺之。

後出遊，請慈俱行，使慈行於馬前，欲自後刺殺之。慈在馬前，著木履，掛一竹杖，徐徐而行，討逆著鞭策馬，操兵逐之，終不能及。討逆知其有術，乃止。後慈以意告葛仙公，言當入霍山，合九轉丹，遂乃仙去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大茅君

大茅君盈。南至句曲之山。漢元壽二年，八月己酉，南嶽真人赤君、西城王君及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盈室。頃之，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冷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章，大微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修條賜盈八龍錦與紫羽華衣，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，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正一止玄、王郎、王忠、鮑丘等賜盈以四節咽胎流明神芝。四使者授訖，使盈食芝佩璽，服衣玉冠。帶符握鈴而立，四使者告盈曰：「食四節隱芝者，位為真卿；食金闕玉芝者，位為司命；食流明金英者，位為司祿；食長曜雙飛者，位為司命真伯；食夜光洞草者，總主在左御史之任。子盡食之矣，壽齊天地，位為司命上真，東嶽上卿，統吳越之神仙，綜江左之山源矣。」言畢，使者俱去。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，傳太帝之命，賜紫玉之版，黃金刻書九錫之文，拜盈為東嶽上卿、司命真君、太元真人，事畢俱去。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，為盈設天廚酣宴，歌玄靈之曲。宴罷，王母攜王君及盈，省顧盈之二弟，各授道要。王母命上元夫人，授茅固、茅衷《太霄隱書》、《丹景道精》等四部寶經。王母執《太霄隱書》，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，以授於盈、固及衷，事訖，西王母昇天而去。其後紫虛元君、魏華存夫人請齋於陽洛之山隱元之台，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台中，乘八景之輿，同詣清虛上宮，傳《玉清隱書》四卷，以授華存。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珠、紫陽左仙公石路成、太極高仙伯、延蓋公子、西城真人、王方平、太虛真人、南嶽真人、赤松子、桐柏真人王喬等三十餘真，各歌太極陰歌之曲。王母為之歌曰：「駕我八景輿，欻然入玉清。龍群拂霄上，虎旆扞朱兵。逍遙玄津際，萬流無暫停。哀此去留會，劫盡天地傾。當尋無中景，不死亦不生。體彼自然道，寂觀合太冥。南嶽擬貞乾，玉英耀穎精。有任靡其事，虛心自受靈。嘉會降河曲，相與樂未央。」王母歌畢，三元夫人答歌亦畢，王母及三元夫人、紫陽左公、太極仙伯、清靈王君，乃攜南嶽魏華存同去，東南行，俱詣天台、霍山，過句曲之金壇，宴太元真人茅升（明抄本、陳校本、許刻本升作叔）申於華易洞天。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，眾真皆從王母升還龜台矣。（出《集仙傳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